

眉山访东坡

■小山

去眉山三苏祠访东坡先生故里，是我的夙愿。东坡生于斯长于斯，品格在此养成，学问在此精进，心灵在此丰盈，这是他一生难忘的血脉之地，更是他半生漂泊的心灵原乡。

十年前，我曾特地从成都打车前往三苏祠，到了目的地“铁将军”把门，只能抱憾而归。时光飞逝，对东坡之爱却越来越深。2021年在宁波图书馆开讲“苏东坡的草木世界”系列第一讲时，我就发愿要多读东坡书、多走东坡路，希望更深入先生伟大丰富的心灵世界。东坡出生成长地、仕宦之地、贬谪之地、买田及终焉之地以及长眠之地，都在我的行程计划单上。可三年过去，只是蜻蜓点水般游览了黄冈东坡赤壁以及杭州苏堤。

今年8月上旬，再次出发探访三苏祠，车子进入眉山市区一片仿古建筑区域，熟悉的感觉就来了——到三苏祠所在地古纱縠行商业街区了。东坡饼、东坡酱菜、东坡味道、东坡书院，街区东坡元素无处不在。终于来到三苏祠大门前，读着“古今三手笔，天地一眉山”的楹联，心里一阵激动，十年夙愿终得偿。

三苏祠原为苏家故宅，南宋改宅为祠，明末毁于兵火，清康熙四年在原址上模拟重建。如今，三苏祠是成都平原上与杜甫草堂齐名的文化地标。

祠院内竹林掩映、花木扶疏、古意盎然，院墙四周有很多黄葛树，主干苍劲，树冠广展，叶大阴浓。院内亦有不少楠木，笔直挺拔，姿态俊逸。开花植物不多，水面上荷叶田田，花已到后期。粉红色的紫薇是满眼苍翠中最引人注目的存在，在一片青果满枝的海棠树边上，居然看到一丛来自异域的巴西野牡丹正开着深紫色的花朵。

一路念着亭台楼阁上的牌匾或楹联，回忆着书里曾读过的相应轶闻掌故。站在披风榭前，想起“超级坡迷”陆游的《眉州披风榭拜东坡先生遗像》，其中“孕育着秀当此地，郁然千载诗书城”句尤为著名。

东坡在此生活二十多年，最被他念兹在兹的地方是南轩，也就是他们兄弟二人作息及读书的地方。

“南轩”后来被苏洵改为“来风轩”，现名为“来凤轩”。“来凤”之名，不知是否来自北宋著名诗人梅圣俞？两兄弟金榜高中之后，梅圣俞曾写过一首《题老人泉寄苏明允》（苏明允即苏洵），赞颂两兄弟诗名远扬前途无量。

南轩的对面是木假山堂，原是用来陈列苏洵心爱之物楠木假山之地。此假山是苏洵用一件裘皮大衣从樵夫手中换得，后带到东京汴梁，珍之爱之，有专文及诗记之。梅圣俞、东坡亦先后题咏，其中坡公诗名为《木山并叙》，诗前小序写得明白：“吾先君子尝蓄木山三峰，且为之记与诗。诗人梅二丈圣俞见而赋之，今三十年矣。”

在来风轩、木假山堂右侧，有一座古井，砖缝间苔藓翠绿，并不深，碧水清冽，据说为苏家当年旧物，二苏就是喝此井水长大的。游人纷纷用木盆取水濯手，希望沾一沾苏家的文气。

自兄弟俩丁父忧结束返回东京之后，就再也没回过老宅了。很多时候，他们只能在回忆或梦中返回故宅。在元丰三年贬往黄州的路途中，东坡有诗，“忆我故居，浮光动南轩。松竹半倾泻，未数葵与萱。三径瑶草合，一瓶井花温。至今行吟处，尚余履舄痕”，回忆在故居的美好光景，南轩和水井都被提及。

坡公还有一篇小短文，题为《梦南轩》：“元祐八年八月十一日，将朝，尚早，假寐，梦归穀行宅，遍历蔬圃中。已而坐于南轩，见庄客数人，方运土塞小池。土中得两芦菔根，客喜食之。予取笔作一论文，有数句云：‘坐于南轩，对修竹数百，野鸟数千。’既觉，惘然思之。南轩，先君名之曰‘来风’者也。”

古井边上，直立着一段黄荆枯木，一人合抱之粗，据传为苏洵当年手植。两条手指粗的新枝从枯木边上抽出，依然碧叶青葱，长势良好。黄荆既是一味中药，也是一种教具，当年廉颇向藺相如“负荆请

罪”时，背的就是此物，有人说这也是苏洵当年教子甚严的证据，毕竟俗语有云：“棍棒底下出孝子，黄荆条下出好人。”坡公晚年远谪海南，还梦到老苏检查作业，夜半被吓醒，写诗《夜梦》记曰：“夜梦嬉游童子如，父师检责惊走书”，大概坡公小时候也是尝过荆条滋味的。

相对于老苏的严厉，程夫人对兄弟俩的教育既温柔又坚定。在这里，母亲教他们读《后汉书》，启发他们要做范滂那样的正直节义之人；在这里，母亲教他们不取不义之财，东坡有《记先夫人不发宿藏》一文记之；在这里，母亲还禁止他们捕取鸟雀，以至于院子里的鸟雀也不怕人，鸟巢越筑越低，兄弟俩可以观察母鸟喂雏的景象，东坡亦有《记先夫人不残鸟雀》一文记之。

祠堂的正殿供奉着父子三人塑像，端正肃穆似坐堂议事。走出大殿，门前有两棵600多岁的参天银杏，树无白果，两者皆雄，据说象征兄弟两人昂然于天地之间。附近还有一棵古黄葛树，石头上写着“眉州第一树”，有人说此树象征苏洵，苍老遒劲，厚重古朴，守护着两兄弟茁壮成长。

出三苏祠，我们随即驱车前往乐山大佛景区。眉山、乐山分别在岷江的上下游，水路相距一百二十里。苏轼兄弟为程夫人守制结束之后，老苏决定举家迁往东京汴梁，因有妇孺随行，故走长江水路返京。父子三人一路访古探胜，诗词唱和，好不欢愉，后结集为《南行集》行世，其中乐山是他们停留赏玩的第一站。

在大佛脚下，东坡先生写下《初发嘉州》一诗，“故乡飘已远，往意浩无边”为其中名句。虽将离开家乡，离开蜀地，但他并没有太多伤感，反而对未来充满着期待。兄弟俩跌宕起伏而又精彩纷呈的水生奇一生，将由此开启。“三苏”在此留下了很多故事和古迹，崖壁上有苏轼手书之“佛”字，山顶有东坡曾读书的东坡楼，路边还有“东坡载酒时游处”的摩崖石刻，亦专门辟有纪念东坡的苏园。

老屋

■虞燕

顶网线纵横交错，网眼大而齐整，犹如张开了巨大的绿色蜘蛛网。这轮轮到父亲站上去，将本白的纸一张张糊上去。此后，卧室便有了一个白色的吊顶，整个房间看上去是一个那么干净亮堂，灯一开就让人觉得温馨、安宁。

隔断墙成就了一个有模有样的小房间。两张小床中间摆了桌子，母亲依了我的心意，扯了块漂亮花布做窗帘。趁着每年的修船期，父亲拿出他的手艺，依次给我们做了床头柜、书架、木箱等。姐弟俩在自个儿的空间里如鱼得水，做作业、听广播、吃零食、看闲书，偶尔也吵吵架。我还常常接待伙伴们，女生们在一起，说不完的话，玩不完的小游戏，房间里装满了我童年至青春期的秘密和快乐。

夏日，老屋是清凉之地。屋后没有任何遮挡物，望出去，连片的水稻田静美如画。打开后门和前窗，穿堂风嗖嗖而过。吃午饭，别人家电风扇转如飞，却依然逃不过满头大汗，我家的自来风大摇大摆地回旋进出，不轻不重地拂过皮肤，刚从毛孔探头的细汗便被带走了。饭后席地而睡，半睡半醒间，我闻到了风里裹挟的植物香气。

傍晚时分，暑气渐退，院子里开始喧嚷。水稻田和菜地的主人们往返均要穿过我家院子，待忙完当日的农活儿，索性一屁股坐在台阶上拉起了家常。邻人亦踩着拖鞋慢慢腾腾走了过来，加入谈天说地之列。爷爷奶奶搬出小椅子，坐上去，优哉游哉地摇蒲扇。小朋友们跑来跑去，把我的鸡撵得腾空而起……我们在屋檐下吃饭，鱼鲞、糟鱼、醉鱼，自种的茄子、蒲瓜、四季豆等，荤素搭配。若父亲在，他总要喝一杯白酒兑汽水。有一次，我偷喝了一大口，脸热头晕，整个院子的人笑话我，我瞥见最后

一缕霞光从檐角落下来，在台阶上跳了两下就消失了。

老屋的地理位置和周边环境决定了其夏凉冬冷。屋后的空旷在夏天是优势，到了冬季却成了弊处。西北风如巨兽咆哮，呼呼呼来，呼呼呼去，或盘旋于屋顶，或在屋旁作乱，门窗颤抖着，喇喇作响，好似有什么东西要随时进来。若遇雨天，更为难过，寒意和湿气从门缝和窗缝直往里钻，屋里冷如冰窖。为了不让我们受寒，母亲想了很多法子，火爐里炭火不熄；大锅烧热水，可喝，可泡脚，可灌满水瓶后套上布袋暖手；带领一双儿女搓手搓脸做运动……最爱灶膛，里面毕毕剥剥，火苗欢蹦，外边，娘仨相互依偎，有时，娘上年糕、红薯或冷硬的糖包，空气里暖烘烘香喷喷，吃饱了就犯困。

天晴就好办了，金灿灿的阳光铺洒于家门口，西面的水泥柱旁，母亲整整齐齐地码上木柴挡风，关上门形成一个半包围的空间，很适合晒太阳。四邻八舍也不客气，纷纷上我家，开玩笑说借用一下风水宝地。大家在阳光下打毛衣、削荸荠、嗑瓜子、闲聊、打盹。母亲搬出竹床，晒被子晒枕头晒厚衣裤，我一屁股坐上去，又软又暖，赖在那儿怎么都赶不走。

有父亲在，冬日的夜晚亦是热闹的。母亲烧火，火光映红了她的脸，父亲做菜，灶台白气缭绕。十五瓦的白炽灯散发出淡黄的光，温暖怡人。关紧门窗，饭菜上桌，热气腾腾，母亲自酿的米酒醇香诱人，父亲喝得脸红酡红，慢悠悠地跟我们讲外面的事，母亲听得认真，美丽的眼睛里盛满笑意。我的心一半在酒酿蛋上，弟弟说的也是，几口香甜的酒酿蛋落肚，浑身热乎、舒坦。

屋外寒意肃杀又怎样？我们可以待在屋里。想想我们拥有这样温暖坚固的堡垒，幸福感顿生。

天凉好个秋
菱角与鸡头

■柴隆

《红楼梦》第三十七回“秋爽斋偶结海棠社 蘅芜苑夜拟菊花题”，诗社结束，曹公转笔写袭人托宋嬷嬷给史湘云送东西，只见袭人端来两个小掐丝盒子：先揭开一个，里面装的是红菱和鸡头两样鲜果；又揭那一个，是一碟子桂花糖蒸的新栗粉糕。又说道：“这都是今年咱们这里园子里新结的果子，宝二爷叫送来与姑娘尝尝……”

两样鲜果、一碟糕点，天凉好个秋，红菱、板栗、鸡头，恰是当下的时令食物。红菱熟稔，鸡头是什么？只怕不少宁波人会觉得陌生些。

家住水乡宁波，湖泊水库河流遍布，江南祖屋，临街枕河，梅雨门巷，秋桂金馥，酒肆错愕，临水楼台，花髻云影，画桥暮树，少年芳邻，竹马之侣，包括乌篷船、石桥、鱼米、药材、梅雨、社戏、马头墙、藏书楼……所有的江南印记，所有的江南风物，所有的江南味道，所有的江南雅致，一一对上号。

秋风起，私藏了江南人长夏期待的莲藕、水芋茭、菱角、芡实扎堆上市。所谓四时有序，八节长青，兼得江南水乡之风物，古早味的菱角与芡实，便是初秋之觉，前文曹公笔下的鸡头是芡实的别名，只是宁波本地极少，苏州一带盛产。

凑巧的是，莲藕、茭白、菱角、水芋茭都是在中秋前后上市，应时当令，正赶上举国同庆阖家团圆的好日子。打有记忆开始，差不多每年中秋月圆祭月，都少不了这几样时鲜作为供品，所以对它们有着不一样的感情。

一片池塘丢下一两株菱角，密密麻麻的绿色小碎叶很快就能铺满水面，长势太旺的话会挤作一团，菱角是水生植物，叶为三角形，叶柄是一个气囊，浮在水面上，开白色的小花，果实为黑绿色硬壳包着白白的菱形果肉。菱角的外壳像张开翅膀的蝙蝠，小贩所卖的菱角有生熟之分、老嫩之别。儿时，依稀记得小贩用鲜荷叶按量包好，按包论价，菱角外壳硬，不易剥开，小贩特备一把小剪刀，将两头的尖角剪去，再从菱角的立面切开，便可消受。嫩的菱角生吃鲜脆，味甜，味道很像荸荠的清脆，老菱角煮熟后，粉糯可口。

菱角有红皮与绿皮之分，煮熟之后皆变黑色，红菱味道似乎更鲜嫩些，除此还有两角和四角之分，四角的吃起来容易扎破嘴唇，比咬两角的格外小心。嫩的菱角适合生吃，甜脆可口比不上好的荸荠差，老一点的菱角适合煮了吃，富含淀粉，肉质爽滑细腻，又有一股特别的甘甜。菱角还可以用来做菜，剥出来与半瘦半肥的猪肉同烧，火候到家自美。

鸡头米也好，芡实也好，到底是生僻些，除了水系发达的苏杭，人们未必听说过。不少人将它与莲子混淆。为啥称芡实为鸡头呢？只怪它的形状生得奇特，芡实是一种睡莲的种仁，睡莲的叶子像起了鸡皮疙瘩的莲叶，它的果实像石榴一样，外壳包裹着内部一颗颗种子，整体造型乍一看像一只鸡的脑袋，所以又将芡实称为“鸡头米”。

椭圆形的剥包成熟后，内里的果实是一粒粒黄色的小圆珠，剥皮后就是芡实，可制成淀粉，也叫“粉芡”。烹饪中的“勾芡”就是指芡实，如今的淀粉是用土豆、白薯、玉米等制成。我也是很久之后才知道芡实这个学名。

芡实的高级食法，可以磨碎了用来做糕点或熬粥，听上去很好，却是复杂的吃法。民间百姓人家省去了研磨的步骤，直接将剥好的鸡头米下入滚烫的开水中，加入藕粉勾芡，起锅后放入适量桂花糖或桂花酿，说来就是一道极为美味的江南甜品。

芡实的口感很Q弹，颇有嚼劲，小时候对芡实的热情并不怎么高，当年的芡实大多只有黄豆大小，如今芡实摇身一变成了高档土特产，价格一路上涨，很多人已经不舍得吃，只买来当礼品送亲友。倘若去江南古镇游玩，芡实招牌随处可见，糕点中是否真正掺入芡实，只有店家心知肚明。

苏轼在《南歌子·湖景》里的词句：“佳节连梅雨，余生寄叶舟。只将菱角与鸡头。更有月明时，一时留。”秋日菱角与芡实和春笋、夏藕、冬酿一样，总让人想起那优哉游哉的江南水乡的季节更迭与四时交替。

荣耀（外四首）

■吕付平

树叶开始衰老，进而落下
风只是一个旁观者
目送远去的故人
带着宿命的轮回寻找
新的安身之处

白露初放的九月
大地上的事物开始接受秋天的洗礼
瓜熟蒂落，鸟语丰盈，蝉鸣消退
连绵的稻浪翻卷金黄
空气中充盈着凉爽和香甜

这是桂花的季节
历经冬、春、夏的隐忍和沉默
短暂的荣耀将在秋天来临
金色的香囊在枝叶间披挂整齐
静待风的指令

花瓣细碎，是炽热的语言
她们用少女的馨香俘获
贪婪的鼻翼——
植物与动物最奇妙的邂逅
来自令人眩晕的释放和吸纳

港湾

我还是喜欢你安静的样子
轻轻荡漾的优雅，哪怕浑浊
也保持着绅士的风度
把拍击堤岸的声音谱成歌谣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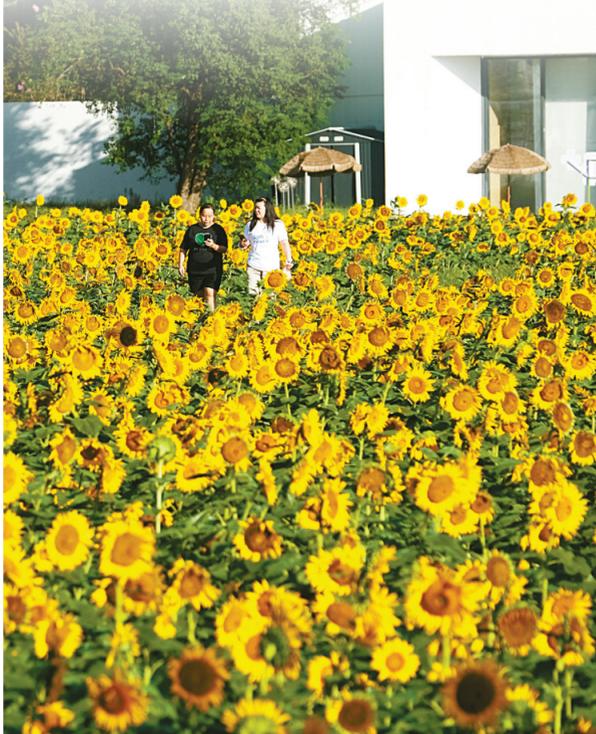
母亲在傍晚喊回回家的孩子
回港的马达声削减成轻声细语
的呢喃
走向千帆竞渡的反面
卸下疲惫，也卸下收获

一片海抵达陆地之后
便胸怀悲悯，她用慈眉善目
认领眼前的事物。把广阔的臂弯
围成一架舒适的摇篮

用浑浊眺望蔚蓝。远行的背影
再一次拉长送行者的目光
劈风斩浪的远行者，把回归港湾
奉为心照不宣的秘密

故人

那日路过小公园
狭路相逢，你不说话
只在微弱的黄昏里点了点头



倾阳一点丹心在

胡龙召 摄